

天門陣二集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

(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五角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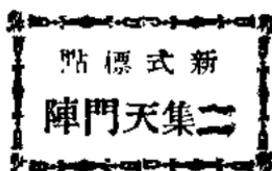
標點者 何 愚 公

校對者 鄒 景 良

發行者 大 新 書 局

印刷者 大 新 書 局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

總發行所

上海城內露香園  
街春華里第五號

大新書局

# 天門陣二集目錄

- 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 | 遼宋兩國爭勝敗 |
| 第二回  | 岳安進陣遇鳳仙 |
| 第三回  | 鳳仙從公子回陣 |
| 第四回  | 私配夫妻琴瑟諧 |
| 第五回  | 鳳仙扮男救公子 |
| 第六回  | 黃小姐殺敗金雷 |
| 第七回  | 陀頭與衆仙鬥寶 |
| 第八回  | 松林內父子相會 |
| 第九回  | 孫贖打救衆仙忌 |
| 第十回  | 詩留情寒山寺  |
| 第十一回 | 鳳仙遇胡玄和  |
| 第十二回 | 陀頭見石虎歡心 |
| 第十三回 | 楊元帥點兵大殺 |
| 第十四回 | 燒樓奔宋不回朝 |
| 第十五回 | 搶腰牌奔進遼營 |
| 第十六回 | 楊五爺助遼滅宋 |

天門陣 二集 目錄

第十七回 焦贊大破太陽陣

第十八回 門神阻小姐進府

第十九回 岳安作詩陶性情

第二十回 公子帶將見父王

# 天門陣二集

## 第一回 遼宋兩國爭勝

詩曰 天下無人多年惱 地上無雨多天蒼 南北兩國動刀鎗

明夜不安馬蹄忙 提起一部大仙陣 黎民百姓亂八方

說的是宋家朝中，引出一部大仙陣。上回論的閻容、呂洞賓下山，却在九龍谷擺下大仙陣，多虧了鍾離、老祖、將呂洞賓收回仙山，這一節按下不表。且說閻容其怒不息，勸蕭后收回台北門之外，胡元谷擺下人馬，等候消息。說罷，忽起雲頭，赴海東傲來國九鼎鐵叉山而來。前至洞門，吩咐一聲開門來。左右不敢怠慢，小將洞門開放，閻容走進洞來。走到他師父陀頭金鬚風前，倒身下拜，口尊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前來拜見。」金鬚風將眼一睜，不見是弟子閻容。陀頭說：「你不是閻容麼？」閻容說：「正是弟子。」陀頭說：「你不在高山修行，來此何為？」閻容說：「師父料你不知。」就將天門陣的是非講說一遍。他也不為殺敗，弟子還要到上東海，鐵叉山來，找我家老師，萬望師父定奪。陀頭一聽此言，只氣的三毛皆開，七竅生烟。大叫一聲：「好一個宋宗真，他有多大本領，就敢欺我徒弟無能，我今看看怎樣的。」

穆桂英他定要殺不留情。我若是不殺你，難得靈魂。要緊的殺他片瓦無根。吩咐那閻容下山把仇報。穆桂英欺人太甚，咬銀牙。只氣的心如刀割一般。同閻容既忙，又把那山來下。只氣的閻容心下戰戰兢兢。就說是南北兩國不相逢。要問二國端底兩家的事。只得是下一回內再分明。

話說穆桂英我要不殺你片甲不回，我也就是不爲人也。遂吩咐閻容下山報仇。說罷，將寶貝打在包裹

天門陣二集 第一回

之裏，吩咐將紅毛獅子牽扣備停當。向南邊說道：「你們聽真，自我下山之後，倘有衆家道友前來問我，你就說南北二國不合，我老師噴說去了，記下了不可違誤。」兩邊答應說：「曉得了。」陀頭出了洞外，來到高處，在身旁取過一件法寶，名爲四海徹仙瓶，往上一拈，密念真言，從瓶中一道光華，沖入霄漢，金叢風念動咒語，真學神仙奧妙，凡人不測。遂將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，盡皆撒入瓶內，又有六丁六甲，五斗三才，天門左右，天鵬大帥，黑沙溫元帥，普化天尊，二十四雷神，四大天尊，八大金剛，金卞王靈官，南北二司，文武二曲，二十八宿，三仙五岳，各山海島，是神仙的光化，俱被他撒在瓶中。列位，這是撒的光華在瓶內，並無有神仙下山之說，可以衆仙也不犯疑了。

陀頭跨上獅子好神獸，懷抱茶條杖，起作那山雲。閻容就飄飄搖搖進大營。不多一時來到那大營中。只見那閻容看見老師父。在此等着我去好報信通。不多一時來到大帳之外。

話說此時陀頭安排停當，帶領閻容跨上獅子，手中懷抱茶條杖，駕起雲頭，飄飄搖搖，往遠營而來。不多一時，來到大門。閻容說：「老師在此少候，我去稟報娘娘得知。」說罷，來到大帳以外，下了梅花鹿，進了大帳，施禮已畢，口尊：「娘娘外面有我老師候旨。」蕭后聞言，喜不自勝，吩咐迎接。不多一時，只見閻容一個陀頭走進來。蕭后打最金叢風，青黃面皮，身大魁偉，與衆不同。小銀宗命人看過坐來。兩邊答應一聲，將坐看上。陀頭謝坐坐下。蕭后問其來由。閻容將來由說一番。蕭后這纔明白，請問上用多少人馬呢？陀頭說：「就有百萬雄兵，也是枉然。我要在同台府北門之外，復擺天門大仙陣，拿他頭次呂洞賓擺的，也是大仙陣，被穆桂英所破，貧道再來擺天門大仙陣，看是如何。」蕭后聽得陀頭之言，心中大喜，加封陀頭爲九天靈應祖師。陀頭謝恩已畢，說：「貧道就要擺陣成功。」辭駕出了黃羅寶帳，來到前面，吩咐制辦升仙帳，衆將明日候令。衆將官答應一聲，退出帳去。這且按下不提。再說蕭后吩咐軍正司，通知前後大小頭目，會聽軍師調遣，不得有

誤。且說陀頭升了升仙帳，打動聚將鼓，衆將齊備。陀頭來在營外胡元谷以南，排號布陣，安藏人馬，總共一百二十八陣。中央天門高樹，一鑼名爲捲陣鑼，鑼後有個玲瓏赤火紫金鏡，鏡前有一鼓，名曰霹靂鼓，鼓後有一旗，名曰混天旗，旗一動天昏地暗，鏡一閃烈火皆發，鑼一起神仙害怕，鼓一催霹靂交加。裏面向是太陰太陽，青龍白虎，朱雀玄武。桑門吊客，大耗小耗，兩付迷魂紅紗，黑風玉皇，廣寒惡鬼，閻王雷音冰河，九宮八卦，把陣勢擺完，將天兵天將的神光，撒在陣內，陣法擺來回營而去見來了。

蕭后有心想請他來把陣觀。真宗皇帝清晨起坐銀安。有那些文官武將議論軍。只見那文官上殿稱萬歲。又見那武將好漢萬歲稱。道人這里一心要見主旨。皇帝開言有心把聖旨傳。不多幾時回至那銀安殿。上殿拜見拜見皇爺的面。那見他皇爺閃目又一觀。觀見那道人四個殿下言。頭帶道帽身上把道袍穿。皇爺口稱衆仙兄快落坐。坐下殿中好把那朝內言。

話說蕭后請他觀陣，這且不提。且說真宗皇帝在同台府，清晨早起，駕坐銀安殿，與那些文官武將議論軍情之事，忽有傳宣官上殿，口尊：「萬歲，外面來了九個道人要見我主旨定奪。」皇帝聞奏，傳旨有請。不多一時，有鹿之聲，銀安殿下，停住神騎，上殿拜見。皇帝龍目觀看，見這四個道人，與衆不同，頭帶道帽，身穿道帽，皇爺說：「衆仙兄免禮，賜坐。」四位落坐。皇爺說：「大仙何處名山那座洞府門？」有位白鬚的道人說：「貧窮道乃黃花山朝仙洞，這位是九頂呵又山八寶雲光洞，這位是雲蒙山水連洞，我是黃石公道號赤松子，道友拾愛，稱廣會真人，這位王禪道號鬼谷子，這位二洞王教，人稱爲雲蒙仙，這位道友姓李，人稱長眉大仙。」皇爺聽罷，說：「衆位仙長，到此有何貴幹？」黃石公說：「陛下有所不知，是你聽了。」

呂洞賓下山擺下大仙陣。提起那兩朝君臣事一端。道友那純陽就要收回山。問容這心中有意到海邊。來到他師父名呼陀頭觀。金龍風來在此門以外邊。大仙陣擺下南朝那江山。無奈何將我且等下山來。

我好助南朝一勝那一番。

話說呂洞賓下山，擺下大仙陣，要捉拿南朝君臣。鍾離道友下山，將呂純陽收回山去，闔容心忿，又到海東鐵叉山，搬來他師父名呼陀頭金輩風，來在何台北門之外，又擺下大仙陣，要奪南朝江山。鍾離道友無奈，將我等搬下山來，好助南朝一勝之力，可是有的。

這皇爺聞言心中却歡喜。忽聽得宣官上前萬歲稱。外邊有小番送來箭書封。這皇爺一聽此言不出語。這才是開口說道呈上來。衆明公要問這書那個道。陀頭金輩風這原是他名。

話說皇爺聞言，喜不自勝。忽聽有傳宣官上前口尊：「萬歲，外面有遼北小番射來戰書一封，稟萬歲定奪。」皇爺聽了半句，這才開口說：「呈上來。」列位敢說那來的書字，原是那個陀頭金輩風，在遼營算就雲蒙衆仙，今已俱到，遂寫一封戰書，差人下到同台，閑言不必多說，將書呈上，龍目一睜，觀看起來了。

上寫着九天祖師寄真音。曉諭那雲蒙山上衆位仙。皆因爲徒弟闖容道業淺。你竟敢放心大胆下高山。開聽說衆仙長都來到此。可以然才下戰書到這邊。衆仙家有本領快來至此。俺與你根復二字談一談。也不知北闕江山怎麼樣。總就是謀事在人成在天。兩軍陣若還來者真君子。若不來不如凡夫小兒男。眞宗爺從頭至尾看一遍。轉過來不如望着雲蒙仙。

眞宗皇爺看罷回頭說：「到列位仙長，你們看來這事如何呢？」王禪說道：「不如何到北門，觀看虛實，再作道理。」衆仙說：「同時請駕到北門觀陣走走。」皇爺聞言，自不怠慢，吩咐擺駕上城。兩邊圍聽，楊元帥帶領邊關二十四將，保着聖駕往北門而來。不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詩云 春前有雨花開草 秋後無霜葉落遲 人少年更多有力 老頭無病多能行

正月之內是新年 過了初二過初三 過到十五正月半 正月十六那一天 天下閨女走娘家

如同虎步那一班 山西有個王三十 王家女子上婆莊 與見河南劉大胆 敢至一路去前行

不言大胆那閒事 緊緊鼓板開正篇

話說那皇爺他同衆仙來到北門上了敵樓，往正北一看，只見那個胡元谷左左右右，前前後後，四面八方，一帶的紫氣，影影超超，金光閃閃，黑氣上犯，黃雲交加，裏面一派鬼哭神嚎，好不驚死人也。

眞宗爺點點頭，睜眼觀看。大仙陣黑霧起，祥雲飄飄，看不見北國裏人馬多少。隱隱的聽了些鬼哭神嚎，也無有兵馬將安營下寨，也無有叉對斧長鎗短刀，也無有火攻司營門放炮，也無有將冲鋒殺氣騰高。看光景這座陣鬼多人少，內裏邊必藏着凶煞惡妖。這陀頭雖然是成仙得道，他胸中定有這六略三。摺恨只恨老陀頭令人可惱，你不該幫北國要滅南朝。倘若是大仙陣將你捉到，剝了皮抽了筋，剝你萬。

話說萬歲看罷，轉過臉來，一聲問道：「衆位仙長，你看這座陣勢如何呢？」黃石公說：「主公不必心憂，天生的，人必有人能治之，這又何妨呢？」衆位議論，這且慢表。再說大仙陣中，有小番看的清白，飛走進帳，拜見陀頭，口尊：「祖師，如今同台北門，有宋眞宗爺全了文武君臣，在北門觀看陣勢，請令定奪。」陀頭聞得此言，急令人到陣以外，擂鼓，敢說，怎麼擂鼓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此陣名叫大仙陣，正南上就是個南天門，天門以外，有一杆大旗，名叫混元旗，此旗不動猶可，若要一幌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旗後有一個大鼓，名叫霹靂鼓，若打一下，霹靂交加，乾坤相交，鼓後就是南天門之外，吊着一簾，名爲捲仙簾，單拿八部正神，簾後有一鏡，名爲玲瓏赤火紫金鏡，要將此鏡幌上一下，烈火四起，就是大羅神仙也燒成飛灰一般。這個混元旗若要一動，五雷皆響，紫霧齊開，雲霄雨散，就把個陣勢現出，看的明明白白，所以這可就是了。

看起那陀頭吩咐打一通，不提那前節事情那一尊。陀頭他傳事既速到陣門，我打鼓一下外面聽一聲。聽見打鼓響，怠慢救不中，速速來到那陣門一般同。他吩咐令人打動雷鼓響，旗兩邊聞聽來到不稍停。

聞聽他來到進前拿一棍。他來到照着旗桿打連聲。

話說陀頭吩咐鼓打一通，閒言少敘。且說陀頭喚傳事官，速來到陣門擊鼓，不得有誤。外邊答應一聲，不敢怠慢，來在陣門，吩咐令下，擂鼓擊旗。兩邊聞聽來進前，拿過一個棍來，照着旗桿連打幾下，把鼓又敲了幾下。好黃天，那個光景雷聲皆響，霹靂交加，上邊飛龍扯金蛇之在高山上，下一陣趕得雲霧皆散，清清爽亮，把個大仙陣，就現將出來。城頭上真宗皇爺與衆仙戰將元帥，往那個大仙陣裏一望，也望不見陣內之事，只能望着陣外的事情。忽然向陣門裏一望，左邊有一座陣門，上有個大牌，牌上挂的大小的金字，列位敢說，這座大仙陣，離胡元谷同台說道多遠的路途呢？此陣離同台府不過數里之遙。閒語少說，聽我慢慢的交代。

再說那皇爺睜目看明白。上寫着大仙太陽陣一名。那陣門裏邊大將那一個。身高一丈二，是個好英雄。他頭戴金盔，身穿紫金甲。手提着九耳八環不大緊。他拿着單刀如同溜風。

再說皇爺看的明白，上寫着大仙天門太陽之陣，那陣門裏面閃出來一員大將，身高丈二尺，虎背熊腰，頭帶紫金盔，身穿紫金甲，手中拿着個九耳八環金鏢，單刀面如重棗，好不威風呀！那時真宗皇爺在城頭，睜目望他打量，那大仙陣內，大將豪強。

只見他金盔金甲如烈火，懷抱着古銅大刀放豪光。什麼是大仙陣中一員將。活查查就是天神到這邊。眼望着太陽陣裏紅光起。隱隱的妖魔鬼怪裏面藏。也不知陀頭法力有多大。爲什麼拘下三十六天罡。胡元谷擺下這座大仙陣。還不知那國弱來那國強。大仙陣人馬好似七雄出。現如今回想當年五百強。北國裏人強馬壯如猛虎。我朝中何曾有個吃人狼。萬歲爺看能一回無主意。眼望着衆位仙長說端詳。話說真宗爺看罷，向衆仙說道：「列位仙長，你看這座陣勢，說端詳利害，如何設法破之？」黃老祖說：「看到這裏，也不過顏色行事。」再看看萬歲已到無可奈何之處，只得又上大仙陣內一看，又望大仙陣左邊。

一看，又有一座陣勢，上面也有金字，是天門太陰陣。裏面一看，只見陣門之內，立着一位女將，嚶呀！好一個美色女子，真正俊俏，怎見得有歌爲證：

頭戴雙鳳冠，斜插雉雞毛，身穿銀甲鏡，內襯素白袍，胸前護心鏡，腰束九股條，跨下白龍馬，手使綉絨刀，看起這個樣，真算女英豪。

細看這一個人，天庭寶滿真可愛，地閣方圓好不愛殺人。

真宗爺看罷，一低龍虎項，好叫他腹內輾轉暗思量。看起來天朝美色真稀少，是怎麼俊女竟出在北方。他願得此女來在中邦與我，我情願娶他宮中伴君王。宋王爺前思後想多一會，黃老祖這纔開口問其詳。

話說萬歲爺看了多時，半語不言，有愛女將之心，口中不說這也不在話下，聽我道來。

黃石公一旁說了一番話。萬歲爺不如差人喚仙陣，將他上南陣門上去掀簾。我抬起頭來觀上他幾觀。心中却愛看此陣我也明，但若是意欲心中不叫了。這我救不去打他那此陣，不去打他那太陰陣上看。若要兩國爭戰擺下陣，除非是陣前言明我去打。若我不言當不了人家爭，倘若人家不把陣來進，你還能將人家去往裏拉，你就是拉他，不打也能行。

話說黃石公在一旁說：「萬歲不如降旨一道，前去差人來到大仙陣，令他將南陣門口，那個簾子掀去，我們怎也好看，好打此陣。他若不準看，我們就不打此陣，這又何妨？」你不該說這話，衆位的明公，你且不知這個兩國爭戰，必擺陣擒人，除非言明，若不言明，當不了人家的去爭。倘若人家不去進陣，你還能將人家硬往裏拉，就是硬往裏拉，也代人家不打的。閑話不必多說。萬歲轉過來說道：「那愛卿前去到大仙陣走，走對北國言講，叫他將陣門上那個簾子捲將過去。」言還未了，身旁閃過一人，來至近前，口稱：「爲臣領旨。」皇爺閃目一看，認的是淮南總兵史文超，此人文武超羣，萬戰不輸。皇爺說：「史愛卿前去。」史老爺說：「

臣願往。」皇帝說：「愛卿前去，總要小心爲妙，準你前去。」史文超不敢怠慢，披掛整齊，吩咐兩邊拉馬抬轎，左右不敢怠慢，將他馬扣備停當。史老爺卻旨出城，上了戰馬，兩邊將北門開放吊橋，合了海口。史爺將戰馬一鬆，忽拉花啦啦的直奔北門走下來了。

北門口出來老爺史文超，花拉拉戰馬一鬆過吊橋。只見他馬走飛的一般樣。噹哪哪手中幌開鞭兩條。咯崩崩口中不住把牙錯。罵一聲那大陀頭作孽妖。眼看着二國太平無有事。你不該下了高山幫北遼。北國裏小小偏邦是草寇。他焉能并吞一統坐天朝。金童風胡胡來哉不講禮。也不過仗了你的道業高。這一回天門陣裏拉住你。我叫你萬年道業一旦拋。史文超怒發如雷臨陣前。忽然間太陽陣內放光豪。且說史文超正行之間，離了太陽陣大是不遠，忽見太陽陣內閃出一道紅光，直撲史爺而來。史文超也摸不清白了。

好叫我萬般出於無可奈，也只得坐下轉回馬玉環。詩曰：

世上人多心不平，陣上軍多心是坑。天上星多月不中，營中就怕紫金星。萬般有命神保佑，或如不是跳火坑。說個大姐一十八，算命占卦防婆家。東莊有個王大胆，托個媒人來說他。三言兩句說停當，不多一時來娶他。未曾上轎防死妾，四個轎夫防死三。小子命硬竟防死，順着大道往家跑。防的小子走得快，下轎拉住丈夫手。對着女婿把話發，咱倆快哈交心酒。明日不知在那家，幾句閑言不多書。要問女子是那個，家住雲南貴州城。

閑言敘過，書接上回。說的史文超看到這裏，無可奈何，這才只得將戰馬勒回，往同台北門去了。離陣走有一里開外，這才不覺有寒熱二氣。史爺腹內輾轉，這個陀頭真真利害，好好也不說打陣了，不到陣前，這就稱待不住了。看起來要打此陣，可比登天還難了。思思想想，來到北門以外，吩咐開放城門。列位，真宗皇帝

在城頭上，看明白了，他也不知道爲的何事？只見那一匹馬來了。

史文超追風趕日一匹馬。但只見馬上加鞭一溜風。忽然間將馬一齊來好快。但不知兩相有人把城開。那史爺馬過吊橋進北門。下了的坐騎追風趕日馬。只見他到了城門萬歲橋。多稱萬歲皇帝把旨來繳。話說史文超那一匹馬咆哮不止，忽然將馬一促，直撲北門而來，不知何故哩。相有人這才將城開了。史文爺馬過吊橋進了北門，下了戰馬，來到近前口，尊「萬歲萬萬歲，臣來繳旨請罪。」史爺說道：「什麼罪過呢？」史爺說：「爲臣奉旨前去，打探大仙陣的故事，誰料想那裏邊十分的利害，爲臣幾於喪命，萬般無奈，回城繳旨死罪死罪！」史爺說：「怎麼的利害？」史爺說：「爲臣將到外面，離陣還有半里多路，臣就轉回來了，忽然打那東邊陣內出來一道紅光，直撲爲臣而來，熱如爐火，忽又打那西邊陣內出來一道白光，撲在爲臣身上，涼如冰凍，臣見不能前去，只得面來繳旨，我只得有罪了！」

只見那萬歲皇帝說其詳。我這裏想你無罪那一方。史爺這要是聽着我無罪。只見他抬起頭來說幾端。萬歲爺你去無罪說一番。只見他慌忙起來謝龍恩。謝過那龍恩，站立那一方。

話說史爺謝主龍恩，站立一旁，這且不提，再說真宗皇帝轉過來，說：「列位仙長，你看這事如何是好呢？」黃石公說：「可死下一道聖旨，差一位大膽的前去了！」

真宗爺一心要把令來傳，旨意來到那殿門那一前。只見那萬歲旨意上仙陣。忽聽的後面有人叫一聲。口稱着萬歲皇帝向上說。只見真宗爺抬頭又一觀。他背后過來少年十七歲。他長的天庭寶滿人人愛。他生的眉清目秀真可觀。他身高就有七尺有餘零。這皇帝說到此人若上陣。到陣前倘若有個好和歹。萬歲爺掛心不止是那個。真宗爺萬歲要問人一個。問他的姓名兒居何處。衆明公再聽只得下一回。

話說真宗爺說：「好那家愛卿領了旨意，前往大仙陣走走。」言還未了，只聽有人答應一聲口呼：「萬

歲，爲臣願往。」皇爺抬頭一看，見背後走過一人，年紀不過十七八歲，儀表非俗，真正令人可愛！唇紅齒白，眉清目秀，身高七尺，皇爺心中暗想：此人若要到陣前，倘有好歹，豈不可惜了！說：「愛卿姓甚名誰？家住那裏？」公子說：「聽我講來。」

公子說：「萬歲要問居何處。公子說問的我家也有。要問我的那名家也有。萬歲說快快的見我說來。」公子說：「臣子姓岳，祖當先。要問我名來，公子叫岳安。我的父名叫岳勝字一平。我的父就在三關元帥帳。只因爲兵發同台我父親。」

話說公子說：「臣子姓岳名叫岳安，臣父名勝字一平，在三關楊元帥帳前爲將，只因兵發同台，我父子保駕至此。」皇爺說：「平誰都可前去，惟卿不可前去，陀頭那術利害，卿且退下，朕當另差別人。」黃老祖說：「誰能與我磕個大頭，認我爲師，我保他無事。」岳勝也在旁邊聽說他兒子要上大仙陣，只嚇的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言。聽老祖一說此言，喜不自勝。上前說道：「好孩子還不過來施禮，等到何時？」公子一聽此言，不敢怠慢，走將過來，雙膝下跪，口尊：「老師聽來！」

公子說我前來拜見師父。雙膝下了跪，我口尊師父。老師父看見岳安把跪下。滿心歡手拉弟子免了禮。師父說我交與你一番話。記在腹心中我交代你聽。公子說我心中暗想一會。老師交與我計在腹心中。話說公子岳安前來拜見師父，老祖滿心歡喜，說：「弟子免禮，不要如此，遠來我交代與你，耳聽過來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依計而行，切切不可要錯了。」又將七角風火神咒，連教了幾遍。公子說：「老師父，我心中記下了。」

公子說心中暗想一番話。說起老師父代我事一端。交與我心中不錯主意定。公子說計住拜上我師父。拜過了師父我就辭別去。公子我這裏提起那戰馬。馬上那加鞭走的快如風。

話說公子這裏計住了，拜辭老師，辭別聖駕，整理停當，提起戰馬，兩邊將城門閃放，吊橋入了海口，公子一馬當先，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岳安進陣遇鳳仙

詩曰：嘗聞學道古來難，洞中無人清且閒。棋子局勢依然在，不知何處有仙來。

且說那公子勒馬加鞭，出了北門，竟往大仙陣而來。一行走着，腹內暗想：口中罵道：「陀頭金帶風，你氣死我了！」

小少爺當下打馬出同台。好叫他腹內不住暗徘徊。遙望着大仙陣中頭一點。埋怨聲陀頭作事大不該。你那在高山之上苦修煉。因什麼幫着北國奪金階。胡元谷擺下這座大仙陣。眼前裏鳳閣龍樓有些歪。到如今萬歲皇爺無法使。多虧了衆位仙長下山來。這公子前思後想來好快。一抬頭看見陣門已大開。且說公子正往前進，不多一時，就來到了大仙陣以前了。那黑紅二氣直撲少爺而來。公子說：「不好了！」將身一幌，口中把老祖教的咒語連念幾遍，忽然那紅白二光就不見了。公子滿心歡喜，戰馬一頂，闖到近前。離陣門不遠，一聲招呼：「上面反兵聽真，吾奉南朝天子的聖旨，前來與你等有話說，只我主在城頭之上，看不真切，特差我前來與你等陣主說明，叫他將陣門上那個在簾子捲了去，讓俺等好觀看。你速速的前去，報與陀頭得知，不得有誤。」小番一聽此言，不敢怠慢，飛跑進帳。不多一時，到升仙大帳，雙膝下跪，口尊：「祖師在上，小人來報。」陀頭說：「報的何事？」小番說：「陣門以外，說的明白，他說南朝裏君臣都在城頭之上，要來走馬看陣，不久的攻打此陣，命俺將陣門上那個簾子捲去，好讓他觀看。」二番前來通報，請問祖師如何吩咐？」陀頭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將霹靂鼓打動，簾子不捲而自起。」軍答應一聲，退出大帳，撲陣門而去。道且

慢表。再說岳安正在陣門觀看太陰陣，忽驚一人，敢說此人是誰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那個真宗爺在城門之上，就觀看起來了。

真宗爺他在城門之上望，看見個太陰陣的女子美。女子他生的那十分俊俏。這個美女子不是旁人女。這就是野馬川園安樂女。這女子他名叫素梅他去。他面前就有女子一敘裙。野馬川園是大帥一女將。黃彥平就是女子大元帥。這一個女子他叫黃鳳仙。黃小姐年幼一十零六春。未從他許配人家黃女子。黃小姐他自幼在此連山。連山上學藝就是女敘裙。

話說真宗爺在此城門之上，就二目觀看，看見一個是太陰陣，太陰陣內有一位女子，長的很俊秀，真正是人人可觀。那位女子，不是別人，他就是野馬川樂安王之女，名叫素梅公主，他面前有位女將，是野馬川大元帥黃彥平之女，名叫黃鳳仙聽來。

這小姐他名就叫黃鳳仙。黃小姐不多不少十六春。

話說黃小姐他的名字，叫鳳仙，他今年一十六歲，尚未許人，那就是小姐黃鳳仙，他自幼是青遠山寶色洞，跟着準提佛爺學道，真正是不錯了。

這小姐他學道定然不錯。他學道身上力大氣又廣。這小姐約看年幼十六歲。就學的有志有藝黃鳳仙。這小姐他把太陰陣上守。這小姐把守就在一陣門。黃小姐正在陣門一裏邊。陣裏邊就是小姐胡論言。抬起頭來一觀看看見了。就是南朝裏來了一將官。這將官騎的馬走快如風。這小姐正在陣門二目觀。看見是將官年幼長的好。年紀不過到二十有餘春。這員將走的如風且看清。他年也不過十五零一春。他生的天庭飽滿真可愛。地闊方圓多主富來少凶。這個小將官生的相貌好。人人可愛他他是一將官。話說這一位小姐學道，是他說法無邊，廣有志願。今日他把守太陰陣身為先鋒之職。這小姐在陣門內。

忽見來了南朝的將官，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那個相貌生的是好，好，不愛殺人。

這小姐漫閃秋波，觀假真。打量的這位將軍愛殺人。只見他天庭飽滿，多主貴。又見他眉清目秀，有精神。穿的是銀盔白袍，銀甲鏡。但只見白人白馬，鎗白銀。不爲這人物生的多聰明。正相當年庚，不大在青春。這小姐越看越愛，越要看。願不得元帥之女，根基深。往日裏真箇烈女，誰不曉。到這時生，生引吊他的魂。也不知姻緣之上，可有準。又不知家可快，早定下親。我奴家但得此人成婚配。那怕他就死眼前也甘心。黃小姐看罷，公子心神亂。止不住口中哈哈出懶身。鳳仙女心裏愛中岳公子。傳事官已竟出了南陣門。

且說小姐心愛岳安，這且慢表。再說傳事的兵，出了陣門以外，來到前面，一聲吩咐擊鼓。左右之人答應一聲，將鼓擊動，雷雷交加。不一時就聽吃，南天門上一聲響亮，那個簾子捲將起來。岳安一見，直嚇的魂不附體。口中說道：『這個東西，不是個活的了嗎？嚇殺人也。』將馬一轉，撲正南而去。才待要走，忽然間打那太陽裏，闖出一匹戰馬，戰馬坐着一位上將，頭帶紫金盔，身穿紫金甲，內襯大紅袍，下騎紅馬，手使九耳八環大坎刀，肩架上背着一根竹節的銅鞭，七十餘斤重，生就的面如赤棗，大刀一擺，一聲招呼：『招架好大胆！』宋將那裏走着，我擒你能！說着，闖將上來了。

黃小姐一見，胆大闖上來。他心下輾轉不定，費了丁嚮。黃鳳仙一見大事不好。這將官就是郎君不安然。小將官眼睜就是吉合凶。小姐說就怕小將喪了命。小姐這就是心下不安定。小姐說叫我心下作了難。不如我前去看他那一番。小將官身在苦處，無有救。這小姐越思越想越難受。我救他要是何愁不能服。前思思後想想主意不定。能罷罷這小姐一心要救。黃小姐轉過手來，心太恨。這小姐手提金刀，那一口。齊出來一匹追風趕日馬。看小姐上馬，就是一溜風。黃小姐正在馬上咬銀牙。不多那一刻來到天門外。這小姐進了陣門一聲叫。叫了聲將軍不用心胆寒。衆明公要聽書詞下回明。